

天涯诗海

骑楼里的乡愁

■王勇

走进骑楼老街
我点一杯滚烫的咖啡奶
让那股南洋烟火气
熨平西装上的褶皱
廊柱上历史印记斑驳
遮住正午的烈日
也遮住我奔波的风尘

我看那雕花窗棂里的光影
像极了老父亲额头的纹路
石板路上磨亮的凹痕
是祖父那辈人挑担踩出的
深浅

我在这里找到奔波太久后的
宁静

不禁脚步慢下来
心灵得到安放

我曾以为成就是炫耀的代
名词

当我走进骑楼老街
看见骑楼拱券的华丽惊艳
但却格外地安静雅致
在风雨中静静地站立
我才明白真正的成就是
内心的安宁,是水巷口阿婆
慢悠悠摇动扇子的清风

在骑楼老字号商铺的喧嚣中
我握住一枚温热的燕糕
糯米裹着椰丝
像握住某种不曾改变的初心
她收纳了我的雄心
也安放了我的乡愁

一片绿叶

(外二首)

■余婉怡

没有抒情,没有象征
只是真实的活着

一片绿叶,在风中摇摆
乌云逼近花的桂冠

一片绿叶就是一朵花的世界
雨水浇灌它,闲言碎语揉碎它

灵魂是它最后的家园
它把爱情作为思想防线

一片绿叶,生于土壤,活于
土壤,最后归于土壤

小镇

雨越来越密集,拍打在玻璃
窗上

瞬间,又迅速散开
形成或大或小的雨布
窗外,昏暗的街灯烘托着小
镇的暮色

偶尔,一辆飞驰而过的车辆
占据我的视线
也填补了这雨夜小镇的虚空
伫立窗前,突然一首不知名
的小调

从手机中传来,打破业已形
成的局面

我不敢轻易按下手机的按键
去接收远方传来的信息
仿佛不敢轻易破坏,这雨夜
小镇的暮色,和安稳的人心

海边

站在二十二层高楼看海
阳光落在波涛之上
世界很遥远,仿佛在目光之外

沙滩拒绝爱,拒绝浮光掠影
我试图排除风的阻力
一再把内心出卖

百家笔会

时间的答案

□吕若琦

时间从来不是无情的掠夺者,而是温柔的守护者,它不会带走真正珍贵的东西,只会把那些深情与思念,慢慢沉淀,变成岁月里最动人的风景。

时光荏苒

古老的歌谣 (五章)

□魏益君



石雕。蒙海龙 作

石匠

山崖是你的宣纸,锤和凿是你的笔。

你从不为它们洗去灰尘。因为你知道,那些粉尘是时间的骨殖,是你与这坚硬世界对话的印痕。你俯身,侧耳,倾听石头内部的纹理,像倾听一个沉默者的心事。

锤起,锤落。

每一次叩问都是对永恒的试探。每一道凿痕都是一次抉择,剔除多余的部分,让一尊狮子从混沌中睁开石质的眼。你把自己也凿进了石头,你的腰背化为它基座的曲线,你额头的汗珠凝成它眼中不锈的光。

当别人仰望那沉默的巨像,他们惊叹于神佛的慈悲或帝王的威仪。只有你明白,那至高无上的美,不过是一个劳动者,与一块顽石,彼此成全,相互驯服。

沉默,是最重的语言。

挑山工

扁担吱呀,吱呀,是另一种形式的梵唱。

它一头挑着日用之需,一头挑着云端的信仰。你不理会山巅的佛光,也无暇顾及崖壁上的题刻。你的道路只在脚下,一级一级,从花岗岩的肌肤上走过。

你把陡峭走成了平坦,把漫长走成了习惯。云雾缠绕着你的腿,又顺从地散开。游客与你擦肩,惊叹你负重的背影,以为那是意志的图腾。你只是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汗水砸进石板,瞬间被蒸发。

你征服的不是山,而是内心的引力与地心恒久的拉扯。你将自己活成了一座移动的平衡木,一端系着烟火人间,一端系着渺远虚空。山顶的香火缭绕,有你汗水蒸发后凝成的盐粒。

抵达,只是为了下一次出发。

磨刀人

“磨剪子嘞,戥菜刀。”一声长啸,划破午后的慵懒。



我在社区做志愿者,负责对接独居老人的线上陪伴,说白了,就是每天抽出半小时,陪那些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视频说说话,读读新闻。刚开始时,大多数老人都爱念叨家常,唯有林爷爷,接通视频,只是沉默地看着屏幕,眼神落在我身后的书架上,开口说了一句:“姑娘,你读诗给我听吧。”

林爷爷今年七十九岁,退休前是大学的中文系教授,老伴十年前走了,唯一的儿子在国外定居,每年只回来一次。第一次视频时,我看见他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前,面前放着一本泛黄的诗集,封面是手写的“致晚

你像一个游吟诗人,用最朴素的音节,丈量城市的街巷。板凳上固定的两块石头,粗砺与细腻,是你判断世界的尺度。

钝,是暂时的迷失;利,是最终的归途。

你接过那把卷刃的刀,手指轻弹,听它的叹息。然后,洒水,推磨,动作徐缓而恒定。铁与石的交响,啾啾却真诚。你不看刀,看远处,像一个哲人。刃口渐渐吐出寒光,那是一个劳动者还另一个劳动者以尊严。钝刀归鞘,主妇接过,切下的将是生活的条分缕析。

你收下几张钱币,又推起车,身影溶解在树荫里。

那声吆喝,是献给平庸日常的,一声尖锐而温柔的啸叫。

绣娘

月色太淡,云霞太虚。

你要把整个春天都收拢进那一方小小的锦帕。绷子为地,针为笔,线为魂。万籁俱寂,只听得见丝线穿过绸缎的声音,那是蚕在另一个世界里吐丝的回响。

你不画稿,图样早已在心里开枝散叶。从一瓣殷红开始,那是黎明前最浓的夜。然后是鹅黄,是翠绿,是渐变的烟雨。一颗心被分为无数瓣,一瓣盯着针尖的起落,一瓣抚平丝线的毛躁,一瓣去追忆花朵在风中的摇曳姿态,还有一瓣,用来安放等待。

你把时间绣进去,把叹息绣进去,把窗外那轮圆了又缺的月亮也绣了进去。那绣好的鸳鸯不会游动,那绣好的牡丹不会凋零。它们活在一种比真实更恒久的寂静里。

最深的秘密不在于手,而在于那凝视的、长久的、温柔的耐心。

滴水穿石,线穿古今。

船夫

江河是一本摊开的狂草。

你的船桨是笔,每一次划动都是为那奔流不息的句子,添上一个重音。你不写千年的史诗,你只写今天的收成,写风向的转变,写鱼群的踪迹。

浪打船头,你站成一块礁石。不是与风浪搏斗,而是学会在起伏中呼吸。你知道水看似柔弱,却能承载最重的重担;它随物赋形,却无坚不摧。你的智慧,是在急流中懂得退让,在漩涡里保持清醒。

你把网撒向虚空,捞起的有时是银鳞闪烁的惊喜,有时是水草纠缠的空无。但你从不抱怨,因为等待和收获,都是河神赐予的礼物。桨声欸乃,惊起一行白鹭。

你不是在渡河,你就是河。当夕阳把你和船身染成金色的雕塑,人们说看到了沧桑。只有你知道,你只是在履行一个亘古的约定:让水成为水,让人成为人。

劳动之美,不在创造,而在成为。它是石匠的沉默之重,是挑山工的行走之恒,是磨刀人的呼唤之锐,是绣娘的耐心之柔,是船夫的顺应之智。

这,就是那永恒的,古老的美。

卿”,字迹清秀。林爷爷让我读诗,偶尔轻轻点头,手指在那本诗集的封面上反复摩挲,像在触碰一件珍宝。

我起初以为,林爷爷只是孤独,想找个人陪他读诗。直到有一次,我读错了一句诗——末尾一句是“风过人间,念你年年安”。林爷爷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坚定:“是岁岁安,不是年年安。”他顿了顿,指尖轻轻点了点诗集上,“这首诗是我写给我老伴的,她走的那年,我写了这首诗,我说,要岁岁念她,岁岁安。”

那天,林爷爷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起他的故事。他和老伴晚卿,是大学中文系同学,一起读书,一起留校任教。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昂贵的婚礼,却有着旁人不懂的默契——晚卿喜欢读诗,他就每天给她写一首短诗,写在便签上,贴在她的书桌前、课本里、水杯上;晚卿手脚冰凉,他就每天给她暖手,给她煮姜茶,坚持了四十年;晚卿怕黑,他就每天晚上陪她在校园里散步,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一路都是诗和温柔。

十年前,晚卿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慢慢忘记了所有人,忘记了他们一起读过的诗,忘记了他们一起走过的路,却唯独记得,每天要等他写的诗。林爷爷每天写,写好后念给她听,哪怕她只是茫然地看着他,哪怕她再也记不起他是谁。直到晚卿走

的前一天,她忽然握住他的手,轻声说:“你写的诗,我都记得,岁岁安。”

晚卿走后,林爷爷把所有写给她诗,整理成了一本诗集,就是他面前那本《致晚卿》。他说,我的声音,有几分像年轻时的晚卿,听我读诗,就像晚卿还在他身边,听他念自己写的诗。

有一次,我因为临时有事,耽误了视频时间,等我匆忙接通时,发现林爷爷坐在书桌前,眼睛盯着屏幕,脸上没有丝毫不耐烦,只是眼底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对不起,林爷爷,我来晚了。”我满心愧疚,他却笑着摇头:“不碍事,我正好再看看这些诗,想想晚卿。”那天,他给我读了一首他刚写的诗,字字深情:“岁月留白,念你未改,风携暖意,岁岁平安。”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林爷爷的视频,从最初的“读诗”,变成了无话不谈。他会给我讲他和晚卿年轻时的趣事,讲他们一起在校园里种的梧桐树,讲他们一起批改过的作业;我会给她讲社区里的新鲜事,讲我工作上的烦恼,讲我对未来的期待。他就像一位温柔的长辈,默默倾听,偶尔给出一句指引,语气里满是温柔与通透。

冬天来临的时候,林爷爷的儿子,接他去国外定居。在国内视频的最后一夜,林爷爷把那本《致晚卿》放在屏幕前,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每一页都贴着便签,写着写诗的日期,写着晚

卿的反应。“姑娘,谢谢你这几个月的陪伴。”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以后,就没人陪我读诗了,也没人陪我念晚卿了。”

我看着他泛红的眼眶,忽然就酸了鼻子:“林爷爷,不管您在哪里,我都可以陪您读诗,只要您想。”他笑着点头,眼里含着泪,却满是欣慰:“好,好。”视频挂断前,他又念了一遍那首诗:“风过人间,念你岁岁安。”声音温柔,却带着跨越十年的思念,穿越屏幕,撞进我的心里。

林爷爷到了国外,我们依旧视频,依旧读诗、聊天。他说,国外的冬天很冷,没有国内的梧桐树,没有和晚卿一起种的花,只要能听到读诗的声音,只要能想起那些和晚卿在一起的日子,就觉得很温暖。我也渐渐明白,他执着的从来不是诗,而是藏在诗里的思念,是那段被时光珍藏的爱情,是晚卿留给他最珍贵的回忆。

我曾以为,时间是无情的,它会带走亲人,带走回忆,带走所有的温暖。可看着林爷爷,看着他一首首诗,留住了对晚卿的思念,留住了那段温柔的时光,我才读懂了时间的答案。时间从来不是无情的掠夺者,而是温柔的守护者,它不会带走真正珍贵的东西,只会把那些深情与思念,慢慢沉淀,变成岁月里最动人的风景。那些跨越岁月的思念,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深情,那些不期而遇的陪伴,都是时间留给我们的答案。

琼岛风情

雨林深处的黑色糯香

□余娟

当第一缕晨光穿过五指山的云雾,轻轻洒在黎寨的茅草屋顶上,空气中便悄然弥漫起一股奇特的清香——那是枫叶汁液浸润糯米后,在柴火蒸腾中散发出的原始气息。

这味道,是海南黎族人家一年一度“三月三”节庆的序曲,更是我心中难以磨灭的味觉记忆。

在黎族传统饮食中,有一种饭,不施粉黛,却色泽乌亮,形如墨玉,名为“黎家黑糯饭”。它没有五色饭的斑斓,也不似白米饭的寻常,它以一种沉静而深邃的姿态,占据着黎寨餐桌的中央。

这黑糯饭的黑,并非来自尘埃,更非化学染料,而是源于山林深处的馈赠——三角枫叶。每逢节前三日,黎家阿婆便会进山采摘枫树新抽的嫩叶与带皮的嫩茎,叶片青翠欲滴,茎皮汁水丰盈。采回后洗净、捣烂,置于石臼中反复捶打,直至叶肉尽碎,渗出墨绿近黑的汁液。接着,将这汁液滤净,放入陶缸,加入清水浸泡一夜。次日清晨,捞残渣,将本地山兰糯米倒入缸中。那米粒细长洁白,入水即沉。浸泡八小时后,米色渐变为深褐,再经清水淘洗,米粒已如黑玉般润泽。

蒸制黑糯饭的器皿,由整段原木挖空而成,保留着树木的纹理与呼吸。将染好的糯米平铺其上,柴火点燃,水汽升腾,穿过层层竹篾。一个时辰后,揭开锅盖,热气如云雾

般涌出,那股混合着枫香、草木与糯米甜香的气息,瞬间席卷整个院落。

刚出锅的黑糯饭,并不急着入口。黎家人会将其摊在竹簸箕上,任山风轻拂,晾至微温。此时的饭粒,颗颗分明,油光闪亮,宛如黑曜石铺陈在阳光下。有人喜其原味,捏成饭团,入口软糯而不粘牙,细细咀嚼,枫叶的微甘与山兰米的醇香在舌尖缓缓化开,余味悠长。也有人会在饭中拌入椰浆,撒上少许红糖,再以新鲜芭蕉叶包裹。叶香渗入饭中,甜意点缀其间,别有一番南国风情。更有巧思者,将黑糯饭与蒸熟的木薯、山药同食,粗粮与细粮的搭配,既饱腹又养生,尽显黎族先民的饮食智慧。

这黑糯饭,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枫叶染米,不仅赋予其色,更赋予其性。据民间记载,枫叶汁液有清热解毒、健脾开胃之效,山兰米则“补中益气,暖脾益肾”。一餐黑糯饭,既是味蕾的享受,也是身体的调养。在黎族人心中,黑色象征着土地的厚重、生命的根基。他们不追求浮华的色彩,只愿以最本真的方式,将山林的精华融入一餐一饭。

每当春风吹过山野,我总会想起那个炊烟袅袅的黎寨,想起阿婆手中那团乌亮的饭团,那口咬下时,满嘴流淌的是山风、是林雨、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最纯粹的乡愁。

生活记事

花事

□黎均平

我搬至现居,不觉已是十多年。屋子宽敞,两个大阳台,一处花台,妻子又在寝室外搭了花架,养花的空间绰绰有余。地上空着,在等花来;人也闲着,在等一份心境。而花,亦在等时节,等有心人。养花本是件讲究事:养得起,养得来,养得好,要舍得时间、精力与心意,方能成全一段花事。

六年前,街对面悄然开了一家花店,日子也跟着多了几分芬芳。店主是一对夫妇。每次路过,我总忍不住多望几眼,繁花满目,许多竟叫不上名。一日终是驻足,男老板正俯身摆弄花钵,调配营养土,神情专注如孩童把玩心爱之物;女老板轻轻移花盆,错落排布,见我走近,笑意盈盈:“买花吗?”

“随便看看,只是好多花都不认识。”我轻声应道。

“没关系,多看便会喜欢。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花,与你注定相逢。”这话让我心头一怔,没想到女

老板对花,竟有这般通透的领悟。迎着这份热情,我微笑颌首,心底悄然生出几分触动。我忽然觉得,自己也该养几盆花,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花事。

带回家的第一盆花,是一株多肉。置于阳台一角,晨起观望,适时浇水,平淡日子也多了几分牵挂与欢喜。前年冬末,妻子带回一包芭蕉种子,我培土、浸种、撒播,满心期待。此后日日探望,勤浇灌米水,可一周过去,土里毫无动静,希望与失望反复交织。一日午后浇水,忽见土面冒出点点嫩绿,虽细碎稀疏,却让我心头一暖——我的花事,终究没有落空。

拉克斯内斯曾说:“花朵是天使的眼睛。”有这样澄澈的目光注视着的日子,定然充盈而幸福。细细想来,养花,其实就是养生、养人、养心、养生活。一捧泥土,一盆花草,一段守候,便把庸常的日子过得温润明亮。

字间藏山海

□陈松

窗外的雨正紧一阵慢一阵地敲打着玻璃,发出细碎而密集的声音,像极了某种古老乐器在低吟浅唱。屋内,一盏孤灯,一杯清茶,手边摊开的是那本泛黄的《徐霞客游记》。

目光落在字里行间,指尖轻划过那些关于黄山的描摹。徐霞客笔下的天都峰,是“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的孤傲;是“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峯,时没为银海”,时出为碧峯,时没为银海”的奇幻。读着读着,眼前的文字仿佛活了过来,忽然间,一种奇妙的重叠感油然而生。

窗外那灰蒙蒙的夜幕,竟在幻觉中与书中的黄山云海融为一体。那雨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的痕迹,仿佛是在山涧中奔流的溪水;那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窗外景色,恰似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的奇松怪石。我虽身居斗室,被琐碎的生活羁绊,但此刻,我的灵魂却仿佛插上了翅膀,飞越了千山万水,伫立在那绝顶之上,看云卷云舒,听松涛阵阵。

这便是文字的力量吧。在那些被生活困住、感到透不过气的日子里,书籍便是那个隐秘的出口。它不一定要带你去往物理意义上的远方,却能在方寸之间,为你开辟出一片广袤无垠的精神疆域。

徐霞客用双脚丈量大地,用笔墨记录山河,他的生命在行走中变得丰盈。而我,一个普通的阅读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在他的文字里行走,在字里行间感受那份“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豪情壮志。书页翻动的声音,成了我远行的足音;墨香氤氲的气息,成了我旅途的风景。

雨还在下,敲打着窗,也敲打着我。但我知道,这雨声是天籁最自然的韵律,是与书中那个宏大世界共鸣的乐章。合上书卷,心中已装下了整座黄山,那片云海依然在胸中翻涌。原来,真正的山海,不在脚下,而在心间;真正的远行,不必启程,字间藏山海,足以慰风尘。



骑楼老街街景。蒙海龙 作